

关泠散文随笔集

清风吹我衣

关泠 / 著

清风徐来，心中荡起泠泠的轻音，美丽悦耳，亦如回忆在敲打心弦。我的战友，我的朋友，你们是否能够听见？



东方出版社

关泠散文随笔集

清风吹我衣

关泠 / 著

東 方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清风吹我衣 / 关泠 著.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12. 10
ISBN 978-7-5060-5709-7

I. ①清… II. ①关…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60275 号

清风吹我衣

(QINGFENG CHUIWOYI)

作 者: 关 泠

责任编辑: 姬 利 张军平

出 版: 东方出版社

发 行: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6

印 刷: 北京智力达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 册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8.5

字 数: 11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60-5709-7

定 价: 35.00 元

发行电话: (010) 65210059 65210060 65210062 65210063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拨打电话: (010) 65210012

目 录

未言心相醉 001

女兵生活无变奏 003

无花的日子留给自己 009

莫尔道嘎 012

雷锋离开我们的日子 017

莫愁湖畔 020

付出爱心一片 023

你在天堂还好吗 025

彼此珍重 032

回望戈壁 035

共谁争岁月 045

给自己上弦 047

母爱点滴 050

爸爸执行任务 053

希望——致陶陶 055

带着感动出发 061

祝你们，新婚快乐 065

溪上青青草 071

蝉鸣季节 073

那白莲花般的云朵 079

又见熟悉的笑容 083

但闻人语响 087

生存的馒头 089

花衣 093

今天，可以留下吗 096

发发烧，撒撒娇 099

有冰激凌的日子，突然就来了 102

该给心里搁樟脑丸了 105

春天里 108

味蕾疲劳了 110

好吃不懒做 112

雨，还在下 116

奢侈的自然醒 118

礼物 122

雪尽马蹄轻 127

西游记——广宗寺与仓央嘉措 129

西游记——胡杨 134

西游记——大漠戈壁 139
西游记——黑城 141
朝圣之旅——拉萨 145
追梦 148
背负着梦想，流浪 153
永远的十六岁——读《安妮日记》札记 156
自杀时，我们来不及计算幸福指数 168
无边黄土萧萧下 172
在他人的苦难中成长 175
晨练 179

浮生但刹那 181
双眸剪秋水 183
爱上了一个女人 193
求婚 198
田螺姑娘 201
同享月夜 204
惜缘 207
浪漫，是一件普通的事 210
你的女友是个兵 212
两个人的新年 215
醉酒记 217
那一个拎着行囊的女子 221
那一天 225

吴钩霜月明 229

军人身上的特殊财富 231

汪秀丽的世界 234

和你一起去寻梅——梅华印象 243

找金功臣李正海 247

孔繁森——一个未讲完的故事 253



未・言・心・相・醉

女兵生活无变奏

高跟鞋与“一二一”

身在军营，受到条条框框的约束便多，小女兵们虽是甘愿将一颗爱美之心塞进肥肥大大的军装，但私下里也在绞尽脑汁儿要把这身衣服穿出味儿来。军装不能改，能动得上脑筋的便只有鞋了。其实条令上对鞋也有规定，只准穿灰、黑、棕色，女兵的鞋跟不准超过四厘米。但随着兵龄的增加，女兵们的鞋跟也在悄悄地变高。“难道还能用尺子来量？”姑娘们心中暗笑，不觉地，步子越走越秀气了，愈发难见往日飒爽英姿。

一次连里组织统一活动。走了没几步女兵们就落了下来，一个个紧赶慢赶气喘吁吁，怎么也合不上“一二一”的口令。听着



几十双高跟鞋稀里哗啦地敲在地上，连长大怒，命令女兵立即换上解放鞋，跑步到操场上集合。

姑娘们极不情愿地换上笨头笨脑的大胶鞋，集合到一起。连长训话：“连齐步都不会走了还当什么兵？这是军人在走队列，不是什么时装表演！”遵循连长的命令，全体女兵围操场跑三圈，然后训练齐步走。

一个小时以后，被晒蔫儿了的姑娘们回到宿舍。脱下胶鞋，再试试高跟鞋，挤得脚生疼。“再训下去，这辈子别想穿高跟鞋了！”大家恋恋不舍地把一双双至少花去两个月津贴的高跟鞋收进了柜子，一脸的悲壮。

从此队列又恢复了以往的整齐，再也不见“淑女步”了。

八·一节前夕，团里组织文艺汇演，女兵们获准换上了久违的高跟鞋。舞台上，一列女兵军服笔挺，清一色的黑高跟鞋，别有一番风韵。从“娘子军军歌”到“十八岁”，姑娘们的歌声把全团官兵都“震”住了。

“怎么样连长，关键时刻还是高跟鞋上得了台面吧？”姑娘们依旧耿耿于怀。“明天出操别忘了换胶鞋！”连长装傻充愣。姑



娘们不依不饶，逼着连长回答，连长两手一背：“这叫过什么山唱什么曲儿，走什么路穿什么鞋！”

天知道他怎么编出来的！

耗子抓人

女兵 + 耗子 = 一声尖叫 + 抱头鼠窜。这个等式在男兵们的舌尖上流传。但到底是谁叫谁跑谁抱头，谁也不清楚。

一次看电影，女兵坐在男兵后面，结果整场电影在男兵们的印象中只是一片嗑瓜子声。于是男兵们愤愤地甩下一句：“这群耗子！”

不久，连里调整女兵宿舍，一群叽叽喳喳的女兵搬进了铺地板的老楼。才两天工夫，女兵们就大呼“闹贼”。这个说丢了包花生，那个道一袋瓜子只剩壳了，还有更邪乎的，大喝谁把她的香皂掰了一半儿。不过仔细看了看香皂上坑坑洼洼的痕迹，大家忽做恍然大悟状：“哇，耗子！”就这样，耗子进驻女兵宿舍，不，应该说女兵进驻耗子宿舍成了条大新闻。

女兵们闹着要换宿舍，说那耗子胆儿大了，不再偷偷摸摸装神弄鬼，而是常常乘人不备窜将出来，搞得女兵宿舍中尖叫声此起彼伏。而耗子们则在床下瞪着豆绿小眼，怡然欣赏这热闹的场景。连长大怒：“一屋子女兵连几只耗子都治不了，还能指望你们打仗？”班长撇着嘴巴，出去了，不一会儿，她用两根指头捏了个黑乎乎的铁夹子走了进来，“啪”，那捕鼠夹被扔在了角落里。

女兵们满心欢喜地静候哪只傻耗子能主动把脚伸进去。



当晚，一屋人正在酣睡，忽听一声“惨叫”。有人慌慌张张打开了灯。“呀！血！”屋里大乱，只见叶子坐在床沿儿，捂着鼻子，一脸骇然：“耗子、耗子抓了我……”“快去门诊！”几个人架起腿脚发软的叶子冲出屋去。第二天，男兵们见了叶子都学猫叫，叶子因此拒绝出门，并且对任何果味唇膏深恶痛绝。

自此，女兵们谈“鼠”色变，却见鼠们居然于光天化日之下，大摇大摆地在屋子中央找吃的，逼得女兵们一个个坐在床上，大眼瞪小眼，满脸

无奈。“噹”突然一声巨响，一只高跟鞋从鼠头上飞过。重重地砸在地上，惊得那鼠“嗖”地蹿没影了。“原来耗子欺软怕硬！”叶子拍手大笑。刚才她实在咽不下那口恶气，终于斗胆出击了。

灭鼠大战开始。老鼠出来，女兵们不再躲闪，而是四处围追堵截给之以迎头痛击。撒鼠药、布鼠夹，宿舍俨然成了战场。连长带着几个男兵前来助战，被女兵们婉拒门外。女兵们高唱：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将一只只“死敌”铲进垃圾堆，并且向一旁看呆了的连长嫣然一笑，道：“其实也不难，就是把您教的

战略战术都用上了。”

锅巴 奶糖 瓜子

在新兵连的日子里，禁止吃零食的命令像嚼久了的口香糖一样没味儿，可又不敢吐出来。平素靠吃零食为生的小姐们，面对超强训练，只好拼命吃饭。慢慢地，小女兵们似乎已不知零食为何物了。

那天在操场上训练，对着太阳站久了，欣感觉自己军装湿了，咸咸的汗水滑进嘴里，又不能擦，心里一烦，眼前的景象便模糊起来，幻成白花花的一片，然后欣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要是块糖吃就不至于了。”这是欣醒来后听到的第一句话。“可惜咱们上次偷着买的零食都被没收了。”是同班阿慧和小越。两人正忙着为欣倒水、洗毛巾。“哎，我今天早上拖地，在班长床下发现了一个纸箱，里面全是咱们那些吃的。”“那班长去哪儿了？”“谁知道，她是老兵，这种场面肯定见多了。”听到这儿，欣鼻子有点发酸。

小越给欣擦了擦汗，满脸同情。“能不能搞点吃的？”阿慧指指班长的床。“别犯错误！”欣胆子小。“还不是为了你？”阿慧瞪欣，欣特不服气。

“锅巴、奶糖、瓜子……”阿慧这家伙居然趴在床下数宝去了，听得小越和欣直咽口水。“快点儿，班长要回来了。”“少骗我。”一阵“咔嚓咔嚓”的咀嚼声从床下传了出来，欣一闻那味

就知道是锅巴。

“哗啦”，门锁忽然一动，小越“蹭”地窜到欣床前，只见班长一手拿着钥匙，一手捧个罐子推门而入。“阿慧呢？”班长问小越，小越看看欣，欣装睡，结果挨了小越一拳。



“出来吧！”小越盯着班长的床不敢抬头。床下窸窸窣窣响了半天，阿慧带着哭腔的声音传了出来：“我的衣服被挂住了。”

班长和小越把阿慧拖了出来。看到阿慧头发乱乱的，脸涨得通红，腮上还沾了些锅巴渣儿，班长什么都明白了。她板着脸，看着这三个姑娘，整个屋子静悄悄的，欣真想再晕一次。忽然，班长“扑哧”一下乐了，说：“你们这些小孩子啊。来，班长给你们冲奶粉喝。”

三杯热奶递到姑娘们手中，欣捧着杯子，看着自己的泪珠落了进去，溢出一股清香。

无花的日子留给自己

我喜欢买花送人。看着那些值得我敬爱的人们惊喜地接过鲜花，我心中的快乐几乎超过了他们——虽然我也渴望这种突如其来的祝福，虽然二十二岁之前没有人送花给我。

还记得第一次买花送人时的情景。那年元旦，正直勤勉的教授突然病倒了，并被医生诊断为没有重新站起来的可能。这一消息让我们这些学员们沉默了，大家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张尚带体温的票子，交给我这个执行代表，让我代表同学们给教授买一束鲜花。

我攥了一把大大小小的钞票出现在花店。花店老板挑了几支百合和康乃馨，随口报了个不菲的价格。我感到手心有些潮热，听到自己结结巴巴地说着自己想多买几枝花，但带的钱不够。他漫不经心地扫了一眼我身上的军装，指指地上的一个大桶说：



“那些都是处理的花，你们一定买得起。”我看着那些垂头丧气的花，只觉得脸上发烧，于是一抬手，让那些多而轻的票子落了一柜台。老板吃了一惊，扭头看我。我直视着他，说：“我们的教授生病了，可能永远都站不起来了！我们想给他买一大捧鲜花，可我们这个月的津贴只剩下这些钱了，看来我们的愿望没法实现了。”老板迟疑了一下，看看柜台上的钱，又看看我，忽然笑了，说：“请等一下。”十分钟后，他递给我一捧系着彩带包装精美的鲜花，认真地说：“拿着吧，多出来的花是我送给你们教授的。”

我忘不了那晚的情景。教授在轮椅上接受了我们的鲜花和庄严的军礼，镜片后他的眼睛湿润了，眼泪落在那捧艳得令人刻骨铭心的鲜花上。那花，是生命的最后一次绽放，因为教授再也没有回到讲台上。我们最后一次见他，是对着一帧黑白照片脱帽致礼。

年少时，因为没有人送花给我，我不知道一束鲜花能给人带来多大的喜悦，但从那以后，我学会了把爱和关怀及时地传递给他人，我知道每个人心中都有对爱的期待。一天，在我预备离京

